

## 南官括

農舍裡就是南官括和閔天在當家，散宜生不見了！南官括和閔天兩人領著西歧羌人在此安居，南官括稼穡開耕種豆子，閔天分配勞務，西歧羌人有模有樣的生活著，只是農舍沒有女人，姬發倒是天天都回來睡覺，可是他越發不管事了，也不去尋找西伯侯姬昌，他天天去玉門附近閒晃，以為這樣就能見到姐己，誰知道玉門安靜極了，連紂王有沒有再去過他都不知道。

姬發耐著性子，他窺探玉門的作息和狀態，他細細想著要如何才能將玉門納為己有，將姐己收為己用，姬發想要不擇手段取得姐己，最好是紂王死了！但是，紂王比他年輕三歲，看樣子還很勇健，紂王長得一張笑臉，長身結實，行度又有威儀，紂王堂堂正正的樣貌讓姬發很忌妒，玉門那些女人們見了他都像見了大人物一樣，人人跑來向他行禮，他也受之無愧！

散宜生還是回來了，垂頭喪氣、灰頭土臉，他從東門外的虢村走回北門外的農舍，一路邊走邊掉淚，到了農舍，聽南官括和閔天說起膠鬲找到了西伯侯姬昌，散宜生並無喜色，他只是默默的點頭，翻身就睡著了。

散宜生直睡到第二日午時才起身，南官括和閔天還等著他發話，散宜生聽說姬發天天去窺探玉門，姬度不耐勞作帶了些人回去翟。

他忖度自己是離不開西伯侯姬昌一家了，他也發了狠心要入主殷地朝歌，再不濟，也要讓西伯侯的家人主殷地朝歌，這樣一來，他也能順理成章帶著家小住到這裡，也能讓一家人都獲

得自由，最起碼日子能過得更好，殷地朝歌是自由之地，無城垣、不設關隘，土地肥沃，物阜民豐，人人有禮。

散宜生帶著南官括去忍居見大夫膠鬲，大夫膠鬲簡直不知所措，忍居只能給散宜生知道，現在多了一個南官括，萬一西伯侯姬昌也知道了，他的忍居一定不保。

散宜生太了解膠鬲了，他和自己一樣，都是受制於人，受制於西伯侯一家的難民。現在，散宜生自有打算，他要將膠鬲也拉下水，為他在殷地朝歌做內應，但是，散宜生知道手段不能太強硬，狗急了都會跳牆，況且，膠鬲現在是朝歌的大夫，需要給他留些顏面，以免膠鬲翻臉不認人。

散宜生裝作不在意，是無心帶來南官括到忍居找他，大夫膠鬲放心了，西歧無人知道他在殷地朝歌內有忍居，南官括倒是新鮮，他在忍居到處觀看，隨手掀開帘子，每一間居室都去仔仔細細的看了一回，惹得忍居裡的娘、姨和侍女們尖叫。

大夫膠鬲故作大方，也帶著散宜生到伸手簷去看婦女勞作，夏日，婦女們養蠶稱為抱蠶，蠶室清潔乾爽，蠶寶寶吃桑葉窸窣有聲。

婦女們安安靜靜的將眠蠶用尖圓小竹篾提過，蠶寶寶一眠後要騰筐，此法皆用人工，女人再將舊葉揀淨，繼續抱蠶。

抱蠶畏風怕臭，南官括撩起門帘，蠶室大門洞開，風從竈腳方向吹來，直入內室，炭氣躁熱又臭，大夫膠鬲家那一夏的蠶都死光了，一絲不存。

散宜生和膠鬲商量著去西門姜里，廂里之庫見西伯侯姬昌，最好將他悄悄地接回西歧，不

讓殷地朝歌的人知曉。大夫膠鬲是不好出面了。

散宜生曾住過西門行宮，那裡也有人認識他，散宜生也不敢再去西門丟人現眼了。封九侯的時候散宜生在西門市集，掏不出銀子替那些母大蟲買單，被西伯侯的妻子們當街開罵，又動手捶打，他在西門市集曾經是隻過街老鼠，被女人們搥打呪罵不堪流傳至今。

於是兩人商量著派南官括去接西伯侯姬昌，可是西伯侯姬昌不認識南官括，如何才能順利將他接出來，還不讓人知曉？這要費思量了。

南官括年輕，膠鬲看著南官括還能受教，就讓南官括留在忍居，親自教習他朝歌禮節，過些時日，也許能混水摸魚，混進西門姜里，找到廂里之庫，將西伯侯姬昌悄悄地接出來，送回西歧。

南官括也真是有長進，沒幾日就能模仿朝歌男子的裝扮，又過了一句，南官括也能模仿大夫膠鬲的身段待人，膠鬲待人的身段柔軟異常，對每一個人都彎腰鞠躬作揖。南官括態度嚴謹，說話也慢慢的，雖然還有西歧羌人口音，但是無妨，殷地朝歌來附的部族很多，並非人人都有標準口音。

大夫膠鬲推薦南官括給盧苓，他請盧苓讓南官括充當西門行宮的役者，他向盧苓宣稱南官括是自家旁支族弟，來朝歌依附他，希望盧苓也能帶著他做事做人，且有工價可得，假以時日，也能安居樂業。

盧苓當然說好，殷地朝歌的役者來源不多，大都是些來自四方部族的單身漢充當，得了工價換物件，夠了就離開，也有留下的人，住了幾代下來，也能在此落戶，都好。

日子就這樣慢慢的過去了，春去冬來，人就一歲一歲的老去了。可是就偏偏有人不服老，也不認老，西伯侯姬昌就是這種人，他廣有妻兒子女百多人，他只要兒子不要女兒，他的一百多個兒子，只有伯邑憂心父親失蹤。

伯邑想到殷地朝歌尋找西伯侯姬昌，可是女噩不肯，她不要丈夫離開她，伯邑也老大小了，他經營西岐和各部戎族有功，西岐本部羌人和騫徙戎、余無戎、始呼戎都聽他的，他的日子也漸漸好過了。

南伯侯女噩現在是西岐的女主了，她生了兒子早夭，只養大女兒三個，她怎會輕易讓丈夫伯邑去殷地朝歌，找那個重男輕女的西伯侯姬昌？最好他不要回來了，免得西岐人民害怕，她也很怕西伯侯姬昌。

## 伯邑考

丙寅春，伯邑決定從西岐出發到殷地朝歌尋找父親，西伯侯姬昌。西岐歲歲豐收，雖然冬日嚴寒，但是厚雪殺蟲。西岐山高土厚，每歲開耕總是辛勞，以往夏日莊稼，多有病蟲害，不時造成糧食歉收。自從辛酉白露後，西伯侯姬昌一家人避寒搬去了程邑，西岐至此，每歲冬日